

伊坂幸太郎
系列 05

奥杜邦的祈祷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张智渊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伊坂幸太郎
系列 05

奥杜邦的祈祷

(日本) 伊坂幸太郎 著

张智渊 译





人活在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价值？ 这座与世隔绝百年的小岛，究竟缺少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

抢劫便利店失败潜逃的伊藤，误闯入与世隔绝的奇怪小岛。

岛上住着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人：只会说反话的画家、胖到无法行动的兔子小姐、作为“岛上的法律”而能够合法杀人的美男、老是贴着地聆听什么的少女、会说话且能预见未来的稻草人优午……

有一天，稻草人惨遭杀害，并且被残忍地分尸，头部不知去向。这个可以预见未来的稻草人，为什么无法阻止自己的死亡？

优午的死亡，使罪恶抬头，随后，第二次凶杀开始了。一连串的变故使岛民陷入永无止境的恐慌……

奥杜邦的祈祷

ISBN 978-7-5447-1523-2



9 787544 715232 >

ISBN 978-7-5447-1523-2

定价：28.00元

伊坂幸太郎
系列 05

奥杜邦的祈祷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张智渊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杜邦的祈祷 / (日) 伊坂幸太郎著; 张智渊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
(青马文库)
ISBN 978-7-5447-1523-2

I. ①奥… II. ①伊…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94772号

AUDUBON NO INORI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0 Kotaro Isak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0, republished in paperback edition in 2003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0-434

书 名 奥杜邦的祈祷
作 者 [日本] 伊坂幸太郎
译 者 张智渊
责任编辑 王蕾
原文出版 新潮社, 200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55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523-2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追逐一个乳沟里夹着打火机的兔女郎，追着追着，就来到了一个未知的国度。

那不算是噩梦。至少，城山没有出现在梦境中，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庆幸。

我从枕头上抬起头，望向一旁，阳光从藏青色的窗帘缝隙射进来，在同样是藏青色的地毯上拉出一道白光。我挺起上半身凑近床沿的木框，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这里不是我家，我家在晨曦映入的方位没有窗户，更何况我家根本就没有床。

我用右手摸摸脸颊，皮肤光滑却有些肿胀，像是起荨麻疹般肿肿的，那是被城山揍过的痕迹。我惶惶然地用指头轻轻一按，还留着令人不舒服的痛楚，而那痕迹偏偏是出自警察之手。

我试着用不灵光的脑袋掌握目前的状况。

不知道为什么，最先想起来的是辞职时的事，也就是向工作了五年的软件公司递出辞呈时所发生的事。

我看看手表上的日期，今天是十二月一日，所以那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了。当时，头发花白的课长一脸错愕，郑重其事地收下我的辞呈。在软件行业中，技术与程序语言日新月异，系统工程师的身价随着资历增长而水涨船高，小公司应该很欢迎狂妄员工和高取代性劳工辞职。

那位上司公事化地问我为什么要辞职。

“眼睛。”我想我是那么回答的，“眼睛疲劳。这五年来，每天盯着电脑屏幕，我的眼睛已经坏了。”

“伊藤，你几岁？”

“二十八。”

课长看着我，他的目光中夹杂着轻蔑与嘲笑，说你明明还很年轻嘛。

“年纪轻轻就弄坏眼睛，你不同情我吗？”

当时，我的视力以惊人的速度衰退，继眼睛疲劳之后，是慢性肩膀酸痛。此外，背部还会感到莫名的疼痛，光是盯着屏幕就觉得浑身发冷。

“都是因为叫电磁波的玩意儿。”我说明原因，课长还是臭着一张脸。快三十岁的人了，连下一份工作都没着落就辞职，在搞什么鬼啊？课长一脸不悦，大概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辞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那时的情景，当时的不愉快和这间陌生的房间毫无关联。

玄关处发出敲门声。我一想要起身，右脚就发疼，膝盖处有撞伤的痕迹，大概是从警车上跳车时弄伤的吧。

敲门声没有停止的迹象，我只好摸摸鼻子往玄关走去。这里究竟在哪里？我应该已经逃出来了呀。

这是一间套房，十二平方米左右，地毯上没有布满灰尘或发丝，感觉很干净。房间和厨房之间隔着一道门，厨房再过去才是玄关，泥地的玄关和房间之间几乎没有落差^①，在如此不自然的玄关处放着一双篮球鞋，那是我用最后一份薪水买的。鞋尖乖顺地朝着大门方向，但我不记得自己曾经将鞋摆好过。

敲门声仍旧不停歇。不得已，我只好伸手开门，我怕开门的那一瞬间城山会冲进来，但实际上门口出现的是一个陌生男子。我松了一口气，随后感到诧异。

“嗨！”对方亲昵地举起手打招呼。我不知该放松还是警戒地对待他那亲密的态度，只好眨眨眼观察他的模样。

我最先想到的是狗，他的脸很像一只正在闹别扭的狗。一头自然的发型，体型与我相仿，年纪相差不大。他身后是一片万里晴空，感觉有点寒冷，但是个晴天。那是平静的冬日晴空。

^① 日式房屋的玄关和屋内会有落差，所以请人进屋在日语中是说“请上来”（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

“请问……”我想开口说话，却感觉嘴巴很干。

“我是日比野。”他抬头挺胸地报上姓名。我说我姓“伊藤”。“轰大叔拜托我带你参观这座岛。”他一说起话来，更像黄金猎犬了。仔细看的话，他说不定还有一副端正的五官呢。

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黄金猎犬长得很帅呢。”

黄金？他讶异地歪着脖子。

“嗯……你刚才说的轰大叔是谁？”我对于一无所知的事也只好一一询问。

“你不记得了吗？”他说话的口吻仿佛是我相识十多年的老友，倒也不会让人不悦。

“还有，你说的岛指的是哪里？”话一出口，疑问旋即接二连三地涌现。“话说回来，这屋子又是怎么回事？”

“这屋子目前没人住，很久以前住过一个木工，不过现在没人。因为没有屋主，所以随时都有人住进来。”

“还有床呢。”

“没有安全套。”

“噢？”

“开玩笑啦。”他的表情依旧认真。

“这是哪里？”

“这里是获岛，从仙台附近的牡鹿半岛一直往南的地方。你是搭轰大叔的船，一路摇摇晃晃地过来的。”

我眯起眼睛，从来没听过这个岛名。

“你不记得了吗？也难怪，你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完全不省人事。照过镜子没？不对，这里没镜子啊。你待会儿找面镜子照照，脸都肿了，是跟人打过架吧？轰大叔说见你有难，就直接把你带回来了。”

看起来确实很像是打过架。“我在逃难。”我老实说。

“逃什么难？”

我为之语塞。当时，超速行驶的警车冲出大马路，差点撞上巷子里的电线杆。警车为了闪躲，让车胎稍稍打滑才停下来。我趁身旁的城山慌忙冲出车外的那一瞬间，从后座逃走。我奋力狂奔并不是想要逃离警方，而是因为害怕城山。

话虽如此，但我完全想不起来自己在逃走之后是怎么被带到这里来的了。

*

你会逃跑的！

前年因为癌症去世的祖母，生前直截了当地指着我说。

这是一种宛如预言的说法。她说中了，我大概真的是那种碰上困难，就会选择逃避的人。

*

“我想不起来啊。”我怯生生地开口。

“算了，想不起来就别想了。”他提高声调，单手握拳，用力捶了下另一只手掌，说：“全盘理解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快乐地生活是两码子事吧？”又说：“不知道魔术的秘密，还是可以享受看魔术表演的乐趣，不是吗？”

我侧着头心想：是这样吗？

“可以确定的是，你现在在这座岛上，还有我得带你四处参观。”

日比野怎么看都很可疑。别的不说，这里是座岛这句话本身就很难让人相信。不过，我想离开这个陌生的屋子，亲眼确认目前的处境，于是一脚踩进篮球鞋，决定跟他出去瞧瞧。

“你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一出玄关，日比野就看着我的

手说。他像是在盼望我拿出土特产，害得我不知所措。我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没想到会来这里。”他显得一脸失望。

“这座岛很怪。”才刚迈开脚步，日比野劈头就丢出这么一句话，“我自己并不觉得，可是对于从岛外来的你来说，这里看起来应该挺奇怪的吧？”我有些介意“从岛外来的”这种说法。

公寓前面有一条柏油路，就只有那么一条路，四周都是水田。现在是十二月份，或许应该说是收割后的水田。田里只见干燥的泥土，连收割后掉在地上的稻子也没有一粒。

走着走着，道路微微出现坡度，抬头一看，远方可见大海般的景色。长长的缓坡，让人光是散步都觉得心旷神怡，我听不见任何喧嚣，只有偶尔拂过耳畔的风声。

“这里真的是岛吗？”

“一座名叫获岛的岛。”

“可是我没听过这名字啊。”

“你当然不可能听到过，这里是没人知道的小岛。”

“这里到仙台方便吗？”我在想回去时该怎么办。

他露出惊愕的表情。我以为他没听懂，但似乎不是如此。过了一会儿，他说：“这座岛与世隔绝，怎么可能与仙台等地互通呢？我在这座岛上出生，一辈子都不会踏出这座岛一步，然后死在这座岛上。获岛上的几千人都是这样。”

“咦？”我惊呼一声，“你说它是孤岛？”

“很怪的岛吧？这里真的是孤岛，与外界隔绝。”

“这太奇怪了。”

“所以我才说它怪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毕竟，这里只是普通的岛啊，又不是一个采取闭关政策的国家，但它居然不与外界交流，这太奇怪了。现在这个时代，就连非洲丛林也会与外界往来。”

“这里不是非洲丛林。”他一脸认真，不像在开玩笑。这下

子事情严重了。

我们继续向前走。我无法接受日比野的说法，这里有柏油路，也有公寓和床铺，甚至可以听见远方的汽车引擎声。假如这是一座与外界隔绝的岛，那它是如何发展到这种地步的呢？难不成这座岛独自开发土木技术、建筑房屋、开采石油吗？

“这一百五十年来……”日比野仿佛看穿我心中的疑惑，他说，“这座岛在这一百五十年来，完全不与外界交流。在这之前曾经有过往来，所以不可能完全像原始时代那样落后。”

“可是，如果日比野先生说得没错……”

“叫我日比野就行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从岛外来到这里，岂不是一件天大的新闻？”这个疑问虽然有一半是开玩笑，但另一半则是出自真心。

“你是从岛的对岸过来的。这一百五十年来，我们和外界不曾有过交流，你的出现肯定会引起一阵大骚动。”

“可是你看，并没有引起大骚动啊。”

“那是因为大家还不知道。知情的人只有轰大叔跟我，还有极少数人。要是大家都知道的话，一定会引起大骚动。”

“我在等你跟我说‘骗你的’。”

“曾根川一开始也不相信。”

“曾根川？”

日比野说到这里，停下了脚步，一脸遗憾地垂下眉毛。“曾根川大概在三个星期前来到这座岛。就我所知，这一百五十年来，岛外来的人只有两个。”

“其中一个就是我？”

“另一个是三个星期以前来的曾根川。”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可以确定的是，我完全没有那种像是好不容易抵达南极点，却让其他人抢先竖旗，被捷足先登的沮丧感。我所面临的不是名誉、地位、一个世纪半或对待等问题。

是一个更单纯而重大的问题，也就是真实感和常识的问题。

“他是个讨厌的男人。”日比野接着说，“从未知世界过来的第一名造访者，竟然是个不起眼的半拉老头。”

“他现在在哪儿？”

“山丘的另一头吧。”他伸出手，指着一个曲线浑圆，甚至带点温馨气氛的小山丘。或许是冬天的缘故，草木并不茂盛。

“他是怎么来的？”

“那家伙也是轰大叔带来的。椅子、公交车，甚至语言，只有那个熊老头会从外面带东西回来，最后连人也带了过来。”

语言？我反问道。听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他讲话的抑扬顿挫听起来有点奇怪。“那个叫曾根川的人，也是偷渡上岸的吗？”

他一副要吐口水的表情。“全岛的人都知道那家伙是从外地来的，因为他是轰大叔公然带来的，结果引起一场大骚动，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大家都是爱凑热闹的无聊分子。那也难怪啦，你说是吧？毕竟他是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个出现的造访者。”

“我问你，”我改变话题，“等一下你要带我去哪里参观？”

“散散步，顺便去见轰大叔吧。他虽然话不多，长得像头熊，却是你的救命恩人。”

他说得没错。要不是那个叫轰的男人，我现在说不定早就被公报私仇的城山揍得半死了。不，如果只是被他痛殴还算好呢。

“然后再去见见优午。”日比野说。

“优午？”

“他早就知道你会来这座岛了，去见见他吧。”

“像预言者那样吗？”我调侃道。

“不是预言，是知道。”我从日比野的这句话中，感觉到类似新兴宗教信徒般的狂热。

★

死去的祖母曾经说过，只有宗教不可随意碰触。

她喜爱教义深远的宗教。没有特定宗教信仰、讨厌与人往来的她，非常喜欢将人以外的事物定位在人之上的手法。不过，突然出现的宗教团体及追求实际且实事求是的信徒却让她不知所措，所以她才会屡次劝我，宗教不可随意碰触。

★

我们遇上了T字岔路，向左转走进田埂。车前草在田埂正中央生成群落状，简直像是划分车道的分隔带。在遥远的彼方，可见一座小山，比刚才看到的山丘还高出许多。我指着那座山问日比野叫什么名字，却被他不屑地回了一句：“谁会给山取名字？！”

他直盯着眼前，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看了一眼手表，我也跟着瞧了一眼，看到SEIKO几个小字，嘀咕了一声。在封锁了一百多年的岛上是如何得到SEIKO手表的呢？

“前面来了一个男人吧？”日比野说。

一名中年男子迎面走来，身上穿着咖啡色高领毛衣，外头套了一件灰色夹克；体型不算瘦，但也没有松垮垮的赘肉；眉宇间有几条深深的皱纹，约莫四十岁的年纪。“他是个古怪的画家。”

说他是一名画家，我能够接受，他的容貌与其说是衰老，反倒令人觉得深沉，那正是与自我灵魂对峙的艺术家应有的表情。

“这个画家姓园山。正确地说，应该是前画家。他是个怪人，与其说是怪人，应该说他这里有问题。”日比野轻轻地敲了敲头。不知道为什么，他看起来有点高兴。

日比野在与园山擦身而过时对他说：“有新作品吗？”完全

是熟人的语气，丝毫没有对年长者的敬意。

“嗯。”园山的声音很沉，没有高低起伏。

我突然觉得很奇怪，前画家还在作画吗？在我还来不及搞清楚状况时，园山对我说：“常见到你呀！”

我……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我的困惑在脸上表露无遗，那种感觉就像走进一家陌生的餐厅，店员高喊“屡蒙关照”。

“他是我的朋友，姓伊藤，昨天刚到镇上来。”

“我们在哪里见过面吗？”我问道。

“见过。”园山嗓音低沉地说道。

“我们等会儿要去见轰大叔，你见到他了吗？”日比野进一步问道。

“见了。”我发现园山说话惜字如金。

“那就好，改天见。”日比野耸耸肩，对话到此结束。

我心想，既然我们在找一个名叫轰的男人，至少该确定他在哪里，但是日比野没再多问，这真是奇妙的对话。

园山就这样朝前方走去。

“对了对了，”日比野对着他的背影说，“园山先生，尊夫人好吗？”

画家听到他这么一问，便停下脚步，缓缓地回头，然后像是要瞧个仔细似的盯着我们。

“嗯，她很好。”那深沉的声音仿佛发自海底，吓了我一跳。话一说完，园山便向右转，渐行渐远。

“我问你，”我对日比野说，“他真的和我见过面吗？”

“我不是说过他脑袋有问题吗？那个前画家讲的话都是不对的。”

“不对的？”

“他只会说反话。如果答案是‘YES’，他就会回答‘NO’。”

“刚才他对我说‘常见到你呀’……”

“因为他第一次见到你啊。他刚才不是也说见过轰大叔了吗，那就是说他没见到轰大叔。只要把他说的话全部反向解读就行了，如果是见过了，他就会回答‘没见过’。”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听说是生病，人的心和脑都会生病。”

“那你刚才说他是‘前画家’又是怎么回事？”

“他已经不画了。”

“可是，说不定他以后还会画。”毕竟，画家唯有死亡才能引退。

“园山他太太在五年前遭人杀害，在那之后，他就变得怪异了。”日比野像是在报告插秧状况似的诉说园山的事。

“他画哪种画？”

“莫名其妙的画。那算是抽象画吗？树看起来不像树、马不像马。那样对吗？”

“像毕加索那样吗？”

“那是谁？岛外也有人卖园山的画。”

我的心中闪过一个疑问。日比野刚才不是说，这座岛与外界隔绝了一百五十年吗？假如岛外有人卖园山的画，那么这座岛岂不是和外界有往来吗？我盯着他的脸直瞧，但他看起来不像在说谎。

“那个园山以前比现在多话，不像现在这么冷淡，哦不，冷淡是真的很冷淡，不过不会那么沉默寡言。”

“他太太遭人杀害了？”我反应不过来。对于只会在电脑屏幕前面写程序语言的我而言，恬静的田园风光就是和平乐园的象征，完全无法想象会有杀人事件上演。

*

那一天，园山盯着河流。他只是静静地观察白浪缓缓晃动，